

# 重陽抒懷

## 《重陽抒懷》

重陽佳節白露霜，遍地黃菊郁金香。歲歲重陽醉醇醉，鬢白傷嘆悲秋涼。遺恨年少不更事，人生易老又重陽。

## 《寒露降》

今日寒露降，辰時霧茫茫。已時旭日暖，仍覺秋風涼。

## 《重陽節隨筆》

九九敬老又重陽，爲人子女細思量。是否常懷感恩心，常常回家看爹娘。給爹說說工作事，與娘聊聊一家常。父母不求吃和穿，唯盼子孫笑滿堂。

作者史儉明：河南省濮陽縣子岸鎮中心校教研主任。筆名：蝶戀花·翰墨情。報刊雜誌上發表作品三百七十餘萬字。

每當我走過街頭，路過那條拐角衚衕，總會看到那個修鞋人，它大概五十歲出頭，但布滿皺紋的臉上不再有青春的痕迹。春夏秋冬，我似乎已經習慣了他的存在，如果有一天發現他不在那個地方，便會生出幾分擔憂來，總會無端在想象着他發生了什么事，生病了？或者是家里有什么變故？想着想着，便在心里不安起來。

那條衚衕是我上班常走的過道，對它再熟悉不過了，過道對面就是小縣城最熱鬧的街市——解放路，川流不息的車輛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熱鬧是城市的特徵，所謂的繁華也一定如此。與它相比，衚衕里則顯得安靜、冷清，雖有三三兩兩的行人走過，卻也攬不起波瀾，我也是冷清慣了，總愛選擇這條捷徑通向我的目的地。

不知為什麼？走到這裏，便會有一種親切感，那熟悉的斑剝的老牆，那熟悉的修鞋人，狹小的空間都被他佔據了，但我在內心卻沒有絲毫的不滿，過路的人來來往往，都會在這個必經之路慢下來，我想：此刻，他們的心里也爲修鞋人騰出了一個地方，這個小小的空間溫暖地容納了修鞋人。

一次偶然的機會，妻子讓我爲她的小包裝個拉鎖，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那個修鞋人，我不知道他能否幫我解決這個問題，但還是抱着一絲希望走向了那個衚衕。

慈姑，多年生挺水植物。《本草綱目》說，慈姑一株多產十二子如慈姑之乳諸子，故以名之。燕尾，其葉之象燕尾分叉，故有此名也。“慈姑”又寫“茨菰”或“茨菇”，但從字面上，茨菰，茨菇，彷彿純粹的植物學名，而“慈姑”，多少帶上了感情色彩，容易讓人聯想起慈眉善目的慈姑，那種淡淡的幽怨，尤其是慈姑煮熟後那一味淡淡的苦澀的味道，更似一種親近土地的滋味。

慈姑的時令種植幾乎和荸薺的大致相似，唯一不同的便是育秧所選的種，荸薺育秧是整顆荸薺，而慈姑育秧則是慈姑果的那一節尾。記得老家有一則笑話，說是一家新媳婦剛過門，正逢農村插秧，新媳婦或許沒接觸過慈姑這種菜蔬，但又不好意思問他人，都在忙乎些什么？但初次進婆家又不能落下好吃懶做的罵名，於是便學着他人學插起慈姑尾。然而新媳婦看着這簡單的活兒，原以爲不用學便會，便自做聰明，自顧自忙開了。誰知，一周後，家家插的慈姑尾冒出了嫩嫩的青芽尖，唯獨新媳婦的那一塊秧池地，依然青黃不露。大伙也覺得奇怪，近前一看，才發現天大的笑話，新媳婦插慈姑尾，尾尖都插進了泥土里了！後有好事者編出鄉村諺語：新媳婦，花樣新，慈姑尾，倒着插，苗不出，急煞人……

慈姑在鄉村算是極其平常的菜蔬，因其味略苦，又有許多孩子討厭吃之。不過鄉村孩子對慈姑葉和花卻衷地喜愛。碧綠的燕尾式慈姑葉是不能採摘玩耍的，因爲其葉的長勢直接關乎慈姑的大小。即使偶爾有調皮的孩子，

## 散文 像家一樣的地方

送女兒上大學，有機會走進她的宿舍。和我那時一樣，一張床，一個書架，一套被褥，一個行李箱，這就形成了小小的一方天地。六人一間屋，一切都是那麼熟悉，那麼親切。那時我們捨的幾人像兄弟一樣，擁擠着，溫暖着，歡樂着。幾年的大學生活，經常一群人同進同出，真是有緣，像一家人，生活如此奇特，而我們很感謝這個家。

宿舍給了我太多的回憶，或是早晨匆匆忙忙洗臉刷牙後趕往教室，或是晚上睡一起天南海北侃大山，或是考試前一起臨陣磨槍，或是周末一起上街……這樣親密的室友情，畢業後會各奔東西，很難聚在一起了。剛進大學，幾個不相識的年輕人聚在一起，從第一晚開始，每天陪你睡的是室友，坐在教室里一起上課的是室友，放學後一起吃晚飯的是室友，晚飯後坐在圖書館里學習的是室友。當你心情不好時，陪伴在你身邊的還是室友，當你過生日時一起唱生日歌的仍是你的室友。當你因失戀心情糟糕透頂時，室友會耐心安慰你；當你覺得閒着無聊時，室友會陪你逛街打牌；當你學習和生活遇到困難時，室

友還會給你幫助。一首《兄弟情義》感動了多少人，一首《睡在上鋪的兄弟》唱哭了多少人，一生多少坎坷路，共同走過風和雨。還記得嗎？我們的好奇心讓我們一起穿過那長長的地道，等出來時都像礦工一樣；還記得嗎？元旦會餐時，那一個個韭菜餡餅粘在一起變成了餡餅了；還記得嗎？畢業分別時那戀戀不捨痛哭流涕的場面。總之，每個室友都是親人，而宿舍就是一個溫暖的家。

關於宿舍，會有許多感人的故事，或喜或憂，或美好或煞风景，都令人值得回憶。

作者張洪玉：內蒙古呼倫貝爾市阿榮旗阿倫中學教師，愛好書法、寫作、詩歌、小小說、散文等在雜誌、報刊發表作品



## 拐角胡同裏的修鞋人



遠遠的，一眼就看到了他，青黃色的小褂，只是色彩暗淡了許多，衚衕里的光線有些弱，他做活的速度也慢了下來，面前擺滿了五顏六色的鞋子，他並不趕活，依然按部就班地侍弄着手里的鞋子。

一個孩子推着車子經過那個衚衕，衚衕太狹窄，我輕輕地挪開一些，修鞋人也急忙把自己的工具往里拉了拉，一臉的歉意。

我把妻子的小包取下來，放在他面前，說明瞭來意。他開始翻看自己的工具包，嘩啦啦地尋找着什么，好像那包里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東西似的，不一會兒，他便找到了一個樣式好看的拉鏈，我們相視一笑。

時至深秋，衚衕里已顯得很冷，他繼續做着手中未完的工作，並順手從身後拿起一個矮小的木凳，放在我的面前，我便靜靜地等待了。看着他熟練地爲一只鞋子釘好鞋掌，又細心地用手指在鞋內底摸了摸，最後，把鞋子擦得鋥亮，裝進一個塑料袋裏，我不由得對他更加敬佩了。我想：這麼多年了，在他手中流轉過無數鞋子，每

一只都是他精心創造的藝術品，他對鞋子一定有着特殊的情感，修鞋是他的工作，而鞋子就是他無言的夥伴，少有言語的他應該不會感到寂寞了。

他麻利地爲我裝好了拉鎖，並來回試了幾下，很順暢。我接過小包把五塊錢送到他手里，那是一雙怎樣的手啊？粗糙破裂的老皮與他的年齡極不相稱，在那雙手上，我能想像出他修鞋工作的艱辛，然而，他是那麼平靜，從他的臉上我找不到一絲的埋怨和不安，似乎我們都是他的朋友，他在爲朋友默默地做着這一切。

我突然想到自己的工作，與修鞋人比起來，不知要幸福多少倍，我有休息日，可以陪孩子逛商場；我有固定的場所，冬暖夏涼，我有一份穩定的收入，生活不用過于精打細算。可是，我依然會急躁，依然會不安，然而，今天我從修鞋人這里找到了答案：幸福不像人民幣，它是沒有額度的，在你的心里，快樂的份量有多少，你就會有多幸運，如此簡單而已！

風，冷冷地灌進拐角衚衕，天空中似乎飄起絲絲雨花，我邁着輕盈的步子離開了，心里是滿滿的溫暖，我想：此刻的修鞋人，他心里也一定暖暖的！

作者時雙慶：(筆名晚風)河南確山人，培訓老師。

上學路上無聊透頂，拿腳對着半人高的慈姑葉練掃狼腿，只要被農人發現，定會一路臭罵，一路追打。待到一場濃霜降過，慈姑葉完成了營養供給的使命，農人再無問津已枯黃一片的慈姑葉，這時孩子樂此不疲採摘一些回來，去掉兩頭，用繩攔腰一紮，挨根慈姑葉撕成細條，蓬鬆成球做毽子，鄉村孩子高超的踢毽子水平，大多數是通過慈姑葉練就的。

慈姑葉素白的花兒是女孩的最愛，七月流火。正是慈姑花盛開的季節，雖說慈姑花盛開得不如桃梨花熱烈茂盛，但萬叢碧綠中藏有星星點點的潔白花兒，尤加素雅美麗，於是女孩們爲了滿足一下自己的愛美之心，爭搶着跟父母到慈姑田里除草，因爲愛美，她們忘卻了螞蟻吸腿的恐懼；因爲愛美，她們忽略了太陽的炙烤……約一兩個閨蜜，慢吞吞地跟在父母身後除草，當發現慈姑花笑漾在一株慈姑葉中，她們笑得更燦，背着父母，偷偷採摘下，插在發梢，臭美着問閨蜜，好看嗎？慈姑花和我的衣服搭配嗎？……碧綠叢中女孩陣陣吃吃的笑聲，驚起不遠處慈姑田中一隻只覓食的白鷺騰空而起，向更遠的慈姑田上空滑翔，白鷺滑翔的剪影，映着

開闊碧綠的慈姑田，看獃了女孩的眼，止不住感嘆着——多么靈動的畫面呀！

雖說慈姑味略苦，有些孩子討厭吃之，但在物質匱乏的年代，孩子也有吃慈姑的新花樣，五六顆慈姑不用洗，無需除須，扔進飯後仍有火星的火塘里，半個時辰，一顆顆外皮有點糊焦的慈姑，剝去焦皮，露其冒着熱氣潔白的果肉，咬一口，顧不上燙嘴，粉嘟嘟，香噴噴，簡直解饑透心。一般完整大個的慈姑，家人是要上市賣的，往往家中吃的，都是些個小或破皮的慈姑，大冷天，吃不到大個完整的慈姑，對於孩子本來就提不起精神，再叫他(她)瓷片刮小慈姑皮須，自然怨聲不斷，叫苦連天。大人也自知孩子怨聲中的反抗，只嘆生活的無奈，於是急中生智，讓孩子把一籃小慈姑倒在腳盆里，注滿水，浸泡十幾分鐘，用木杓扒散洗，這樣省事不少，孩子露出了笑臉，嚷嚷着讓大人把洗淨的小慈姑煮熟灑上鹽當零食吃，看着口中無味的孩子，成人順水推舟點頭同意。這種小慈姑零食，曾陪伴我們童年時許多個冬天……

汪曾祺先生曾在《美食人生》一書中寫過“慈姑片鹹菜湯”的片段，要我說，慈姑燒菜，最



## 膽是煉出來的

天路過我家時，天黑了，我讓他住下，他心急，連夜回家了啊？”

兩口子一愣，意識到事情不妙。孩子的舅無意間看到屋里的包袱，連忙說：“這不就是孩子帶回的包袱嗎？”

事情真相大白，兩口子痛苦與悔恨可想而知。惡有惡報，理所當然！娘的結論是：人窮死也不能喪良心！

邊走邊想，一抬頭，發現前邊路邊立着一個黑影。白天在這裏走過幾次，不記得路邊有樹。是什么呢？我愣了一下，俯身借着天光一看，是一個人，手里好像拄着一根棍子，高過頭頂，對面似乎還有一個人。

“劫道的？”我想。拿棍子站在路邊，一定！

怎麼辦？往回跑？追上來怎麼辦？乾脆硬着頭皮往前走！闖一下，來個邪不壓正。

那時我才十九歲，血氣方剛，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齡，二猛勁一上來，么也不怕。

我彎腰想在地上找個磚頭什麼的，沒有，就隨手抓了兩把土，準備當石灰用，必要時砸在對方的眼上，借機脫身，忘了在哪本書上學的了。

走到離黑影十來步時，我故意用力連“咳”了兩聲，給自己壯膽，雄赳赳大步往前走。

忽然，對方說話了：“是民增不？”

聽聲音是老鄉，上小學的時候，搭過同桌，就忙說“是”。對方聽出我的聲音，哈哈大笑。對面解手的人問笑什么，聽我們一說，也笑。他們抬的是豆油，給隊里打的。走着走着，一位想撒尿，便放下桶，面對莊稼地小解，另一位就拄着扁擔在路邊等他，看到有黑影走來，也是害怕。

我就和他們一塊走，還幫他們換着抬了一段路。

那件事讓我想到：遇到事，人都是兩怕，許多擔心都是多餘的。以後的人生中，迫于生計，我走過多次夜路，沒怕過。

作者李民增：山東省聊城市人。作品經常在國內外報刊發表，獲獎，被選入多種版本。

前的梵音清規。

他雙手合十，眉間，是藏不住的悔：“三十載贖罪，青燈黃卷相陪，依然走不出心的疚愧。”

梵音裊繞，她與他，同念“我佛慈悲！”（298字）

作者于秀蓮：筆名臨風聽雪、雪。甘肅武威人，絕句小說新文體學會籌委會執行會長，作品散見於海內外報刊。



好的還算是和五花肉紅燒，慈姑或滾到切或整顆，與切成塊的五花肉，就着葱薑菜籽油爆炒三五分鐘，倒點紅醬油綴色，灑上白糖或冰糖和食鹽，爾後注水煮開，調至溫火慢炖，直至收湯變稠，起鍋，灑點細碎香菜或蒜葉沫綴色，一盤慈姑燒五花肉大功告成，此時的慈姑比肉好吃，慈姑吸足肉的油脂，吃在嘴里，香、油、酥、粉、甜，靈動十足，回味無窮。

誠然，物質匱乏的年代，要吃一頓慈姑燒五花肉，那是過年才有點奢華。而農村正常吃的是慈姑片燒大把子鹹菜，此時的慈姑片，咸中夾酸，酸盡含苦，像極了那時的歲月。待到生活條件有所改變，慈姑小圓子茶，成了人們百吃不厭的早餐。七八顆慈姑洗淨，就着案板一拍，慈姑碎，白汁濺，就着豆油翻炒一兩分鐘，注水燒開的同時，用新碾的糯米粉搓起一個個蛋黃大的小圓子一字排開，當鍋中慈姑湯如乳時，小圓子下鍋；有時尊貴客人至，再打三五只鷄蛋放入慈姑湯中，那慈姑荷包蛋小圓子早茶味道更絕；若是恰逢正月里，家中過年的果子也參與其中，白的慈姑、乳汁、荷包蛋、小圓子被金黃的果子點綴着，慈姑酥軟，荷包蛋嫩膩，小圓子糯粘，果子外軟內脆；喝一口湯汁，甜香綿口，真乃是鮮花在舌尖上怒放……

慈姑從育秧到結果，成爲人們的盤中餐，就其一生，清清苦苦，像極了農家一年三百六十五個日子，不寵不華，不喧不鬧……

作者胥加山：江蘇鹽城市，筆名胥雅月、胥子伍《讀者》雜誌首批百位簽約作家之一。

